

李约瑟与敦煌

李绍先¹ 罗华庆²

(1. 四川德阳教育学院 历史系, 四川 德阳 618000

2. 敦煌研究院, 甘肃 敦煌 736200)

内容摘要:1943 年秋,李约瑟为搜集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资料赴西北考察,在敦煌停留一个月,拍摄了 140 多张敦煌和莫高窟照片,对敦煌艺术有了初步地认识。

关键词:李约瑟;敦煌;摄影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1)01-0121-04

Dr. Joseph Needham and Dunhuang

LI Shaoxian¹ LUO Huaqing²

(1. History Department of Deyang Educational College, Deyang Sichuan 618000

(2. Dunhuang Academy, Dunhuang Gansu 736200)

Abstract: In the autumn of 1943, Dr. 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 (1900-1995) started his exploring journey towards northwest of China for collecting data for his work of Sciences & Civilization in China. He has stayed at Dunhuang for a month and taken over 140 photographs of Dunhuang and Mogao Grottoes, And has recorded his first expression of Dunhuang Art.

Keywords: Dr. 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 Dunhuang; Photographes

李约瑟 (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 1900-1995), 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和科学技术史专家, 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对现代中西文化交流影响深远。1942 年秋, 受英国皇家学会之命, 他前来中国援助战时科学与教育机构, 为中国科学家提供实验设备、科技书籍和期刊。1943 年 2 月到达中国西南, 在重庆建立中英科学合作馆 (又名中英科学合作局), 到 1946 年 4 月离开时, 他的足迹已经遍布了四川、云南以及中国南部、西南和

西北等地区。期间, 他走访了众多大学、实验室、工厂和车间, 拜访了来自各行各业的人士, 尤其是科学家与学者。他还充分利用每个机会参观名胜古迹, 并且和途中所遇到的学者们探讨他的新兴趣——中国科学、技术和医学的历史, 并着手搜集这方面的书籍和资料。

李约瑟在中国 4 年多漫长而艰难的考察旅途中拍摄了大约 1000 多张照片。他并没有利用照相机系统地记录他的旅行, 都是在他方便的时候所

收稿日期: 2009-11-25

作者简介: 李绍先 (1961—), 男, 四川省邛崃市人, 四川德阳教育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罗华庆 (1962—), 男, 四川省成都市人, 敦煌研究院副院长, 研究员。

拍摄的。1943年8月李约瑟从重庆出发,开始了他的西北之行,目的地是敦煌。陪同他的有中英科学合作馆的黄兴宗,兰州培黎学校的路易·艾黎(Rewi Alley, 1897-1987)和兰州培黎学校的两个学生孙光俊和王万盛,雪弗兰卡车司机邝威和来自兰州的机械师余德新,在嘉峪关他遇到了画家吴作人,结伴而行到敦煌。他拍摄了沿途及敦煌绿洲的许多照片,还有莫高窟洞窟内外的一些照片。李约瑟原计划在敦煌停留几天即返回,但由于卡车坏了,需要更换新的发动机,李约瑟和他的同伴被迫在莫高窟的寺庙中滞留了一个月。

据李约瑟1944年发表的《科学前哨》所记行程,以及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公布的李约瑟拍摄的敦煌及莫高窟照片资料,本文拟将李约瑟在敦煌的活动和拍摄的照片作简要介绍。

1943年9月30日,李约瑟一行到达敦煌。李约瑟在日记中写到:

这是在中国所见到的最美丽的城市,像山丹,但更繁荣。街道十分整洁,牌楼精巧。水果甘美,有久负盛名的真正新鲜的哈密瓜和其他瓜类及油桃、梨和柿子,还有一种野林檎,看上去像个儿很大的樱桃。兴宗、作人和我三人去拜访了陈邦启县长,他是位上了年岁的善良之士,派给我们一位带枪的警察(但我认为枪里无弹药)。苏联糖块被作为款待品来招待我们。^[1]

当天下午李约瑟一行驱车来到莫高窟,入住莫高窟中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院内。

9月30日,拍摄有照片16张:敦煌县城城门照片1张,敦煌县城街道、市容照片4张,卖水果的小贩照片2张,从莫高窟九层楼上拍摄窟前林木、大泉河、上中寺等景观照片9张。

10月1日,在敦煌艺术研究所聘请摄影师、中央通讯社摄影部主任罗寄梅的陪同下参观洞窟。拍摄有洞窟外景和窟内壁画彩塑照片61张:从大泉河东岸拍摄莫高窟外境照片9张,大泉河东岸舍利塔照片1张,王道士塔照片1张,北区洞窟照片4张,洞窟外景照片21张,洞窟内壁画、彩塑照片20张,下寺外景照片1张,北区出土将军手、公主脚文物照片1张,残塑像头照片1张,上寺外罗寄梅夫人罗芳骑马照片1张,司机邝威和机械师余德新照片1张。

10月2日,一早离开莫高窟,但车行数里发动机损坏,无奈返回莫高窟等待,并派黄兴宗4日赴重庆求援。

10月5日,拍摄洞窟外景照片4张。

10月6日,拍摄照片13张:洞窟外景照片5张,孙光俊和王万盛在大泉河洗澡照片5张,中寺前院照片2张,上寺主持易昌恕喇嘛照片1张。

10月9日,拍摄有照片16张:三危山照片2张,从三危山拍摄莫高窟远景照片2张,三危山上五墩台照片2张,大泉河谷照片2张,成城湾照片2张,成城湾华塔照片6张。

10月11日,拍摄有孙光俊持花砖照片1张,大泉河谷和成城湾照片各1张。

10月13日,拍摄有照片10张:三危山下舍利塔照片2张,塔内擦擦照片1张,李约瑟和孙光俊于塔前持花砖照片1张,三危山照片2张,孙光俊和王万盛窟前驱驴照片1张,窟前待修的卡车和驼队照片1张,洞窟壁画、彩塑照片2张。

10月25日,盼望已久的汽车发动机终于达到,安装修理汽车。29日离开莫高窟到敦煌,参观了月牙泉,李约瑟在月牙泉的留言中写道:“Hinc lucem et pocula sacra”(清净圣地)。拍摄照片17张:司机邝威和王万盛离开莫高窟时在中寺院外骑马照片各1张,月牙泉景观照片8张,李约瑟、吴作人、孙光俊、王万盛在鸣沙山骑马照片2张,敦煌县城内哈萨克人照片3张,敦煌县城的城隍巡游照片2张。

10月30日,李约瑟一行离开敦煌,踏上了返回重庆的归程。

在莫高窟滞留期间,李约瑟“以极大的热情拍摄了许多敦煌壁画和当地风光的照片,与同行的吴作人、摄影的罗记者、叶喇嘛及路遇的蒙古人交友,谈天,聚餐,跳舞和治病,相处得十分融洽。”^[2]

在石窟考察中,李约瑟做了详细的笔记,画了许多素描,他在书信中谈到对敦煌艺术的认识:

1. 前魏的作品有点古意。在主室的四面墙壁开凿有佛龛,里面安置坐佛、菩萨。洞窟的前部有椽,与木结构建筑相似(比较所有这些东西与Ellora的相似之

查阅李约瑟拍摄敦煌及莫高窟照片,请访问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网站 www.nri.org.uk “Wartime China (1942-1946) Photographs”。

处)。挑逗菩萨的舞女动作很活泼,而侍从天女则向四周手舞飘带。总的说来,这里没有多少故事画。有许多成列的表情严肃的菩萨,画的表面已褪成暗灰色。主室上还绘有无数身着长袍的人像,作为主室的镂花板,这些人物很奇怪,因为他们当中有一半持着他们的阳具,一半持着他们的心,其他的有些在拍手,有些高举双臂。这显然是象征着性的表现。

2. 到后魏,色彩就较为绚丽。窟顶上表现的所有东西都处在暴风里面,火焰和风画得栩栩如生。有时中央的佛像有一个真正孔雀的风火宝座。飞翔的东西中有驮着蚕的马。在小洞里面,飞天们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完美境界。她们裸露上身,但着长裤。她们在风中飘逸,尽情舞弄系在身上或拿在手上的飘带。在有些情况下,她们的肌肤颜色保护好——我还画了几幅素描。魏代的另一特点是悬挂在佛龕上方两边蛇样的装饰,即一边一只鸟的尾羽与另一边鸟的尾羽相连。

3. 来到唐代开凿的洞,一切都不同了。以前洞中的那种栗色和明快的蓝色都变成了以绿色和红色为主体的色调,这些颜色通常是暗淡的,大概是由于褪色的缘故。故事画较杰出。在洞窟的入口处常能见到庄严的供养人及其夫人的站像,以及他们的家人在洞内基座绕着巡游的情形。这里唐代女人身着好像维多利亚时代的拖曳长裙和披肩,而地位显赫者则头戴特异的装饰。中央的佛像两侧都用三个人物辅翼着,按下列次序排列:(1)一个僧侣;(2)一个菩萨或天女;(3)一个天王力士或护世天王。四周墙上绘有许多有主题的组画。

①也许最常见的是讲经或膜拜的画面。大佛坐在画面后部的中央,左右两则是两尊菩萨和其他佛,四周还有宫殿和花园,前面有乐队,分成两部分。在中间铺瓦的空间内,有一两个舞女(灵魂?)在翩翩起舞,有时是一两只人头鸟。在平台之间有水池和溪水,上面浮着荷花,有

些荷花上有圣像。画面的更远处,有时竖立着重迭的几把伞,下面有舞女表演杂技。(注:舞女的服装令人想起英国莫里斯化妆舞会上男子的装束,注意,领舞的舞女有时候反弹琵琶。)所有的空间都站满了圣人。

②进贡的场面。佛坐在宝座上,在他前面及周围,地球上所有的民族手捧贡品,从画面前部出现,又消失在宝座后面。这里的想像成分很多,红头发和蓝眼睛在这里也能见到。

③战斗及皈依图。画面占据了好几堵墙,且效果最好。左边是大佛,看上去庄严、平静;右边是黑暗王子,由人抬着坐在一种用树枝做的棚架下,棚架的格子屏被来自左边的风吹得向后倾斜。几个恶魔试图将格子屏扶正,另外一些恶魔想推倒佛的钟楼,还有一些恶魔手持长矛、斧头和大锤冲向菩萨,但毫无结果。在左边的背景里,恶魔们被降服,如同受洗礼一般往自己身上泼水、刷牙等。

④出家场面。在跟甲有所相似的背景前面,和尚、尼姑的出家仪式正在进行。一位表情悲戚的柔顺女子正在削发,新长袍都准备好了,折叠在篮子里,或由侍从们捧着。(注:关于基督教的影响,我们已经提到了战斗及皈依图中的洗礼场面。但是,当你一路往前走,特别当你看到宋代的石窟时,你就不会忽略景教的影响。人们可以在绘画里到处见到僧袍,偶尔也有主教的法冠。和尚的长袍上有花形的十字架,通常是黑色或绿色。最令人惊讶的是,在一个石窟里出现了“最后的晚餐”,即屋内12个人围坐在一张白色饭桌旁,而第13个人从门口离去。我们知道佛教的传说变成基督教的神话,那么,为什么不能反转过来的呢?)

有些场面似乎只出现一次,比如:(1)一幅精致的朝圣图,画着许多寺院,它们的地点及名字在甘肃仍为人所熟悉;(2)再生图,前一部分与上述的甲相似,但有许多荷花金童,还有一个小男孩坐在中央的一张蒲团上;(3)四组画都非

常奇怪:中间是大佛和两个侍从,两侧各有一只被人骑在背上的腾跃的山羊,它的雄性性器官极为夸张且习俗化,深红色的颜色,像只希腊的花瓶。在别处也可见到有尾巴的农牧神的这种造型。至于故事画,则包罗万象,诸如乡村风景、身着制服的士兵骑在马背上敲锣打鼓的队列(马镫出现在唐代而非魏代)、作战和狩猎的场面、家居场面、长袖善舞的舞女队列(与前代的不一樣),等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唐朝家居生活场面中的日本特点:人睡在榻榻米上,首饰与服饰非常地日本化。显然,日本人一成不变地承袭了唐的风俗,这一点我们以前有所了解,但在这里却令人吃惊地被证实了。

4. 魏唐之间是隋,但现在我还不能辨别得很清楚。

5. 唐宋之间是五代,同样是过渡时期。

6. 宋却跟唐大不一样。首先,供养人的服装就不同,而且主体色彩也有差异,绿、蓝、黑、白色代替了唐代的红、绿色调。宋代与唐代相似之处是,相当多地保留了华丽的生活场面。似乎更倾向于画很大的卧佛或涅槃的佛像(约40英尺长),后面是一排排哭泣或欢笑的脸庞和彩塑。一个宋代的洞窟里至少有7尊大坐佛,是佛主的七代转生,中间的那位面带微笑,最后一代是未来佛弥勒。宋代洞窟里经常能看到正面饰有好像是景教的大十字架的神坛,很显眼,常常是绿色、黑色和白色的。一座宋代石窟里有十二宫图(西方的),有一个佛乘着马车追着天宫的旗帜,他用举起的食指旋转着法轮。晚宋退化而成一列列毫无想象的呆板雷同的佛像,精心着意地做成绿色,上面涂上厚厚的金漆。窟顶变成漆布的图案,令人很难相信西方漆布图案最初不是发源于这里。天使或天女都很丰满、浓艳但缺乏魅力,和西魏的细腰美女迥异。我还画了一幅很滑稽的素描,表现一个嗅着荷花的姑奶奶模样的像。

7. 在主要的各个洞穴中,没有见到

元代的東西,但是喇嘛們在蒙古王朝到达时,他们似乎利用了埋没在河里的唐代的洞。这里有一座重要的洞,用的是暗淡的蓝色和灰色,所有绘画表现的都是“欢喜佛”。每一个佛都有几条臂,在一块有趣的嵌板中,每个人一边射箭,一边与另一个人亲热(女性伴侣总是背朝观众),并且跳舞,而另一个戴花冠的女子在下面持着一只碗接性器的精液(参看我的《胚胎学史》中有关伊壁鸠鲁与亚里士多德部分的比较)。这里用的是绿色、黑色、蓝色和黄色。在这些洞里可以见到那块著名的六种语言的石碑,上面分别用汉文、西夏文、蒙古文、满文、藏文和梵文6种文字重复‘唵嘛呢叭咪吽’,壁画上还有一只唐代公主的脚,上面的丝依稀可辨。元代的洞并不多。^{[1]166-170}

李约瑟还认为中国的云冈以它丰富的石刻彩塑可以与印度的埃洛拉相比,莫高窟则可以比之于印度的阿旃陀^[3]。1958年李约瑟在所写的一首诗中,回忆起当年朝拜莫高窟的情景:

十五年前,也是个苦难的时代,
全世界在法西斯的狂疾下痛苦呻吟,

我有缘首次来到这块宝地。

同来的有我的新西兰朋友,我最亲密的朋友,

两个甘肃的孩子,还有一位巴黎来的中国画家,

他戴着法式便帽,甘冒风沙巉岩来到这里。

我们乘着破旧汽车来这里流放了几个星期——真是千载难逢的好运气。^{[3]159}

参考文献:

- [1]李约瑟,李大斐.李约瑟游记[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158.
- [2]王钱国忠.李约瑟传[M].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7:89.
- [3]李约瑟.四海之内:东方和西方的对话[M].北京:三联书店,1987:156.